

财经类高等学校
“十三五”通识教育规划教材

经典阅读与历史文化

柳岳梅◎主編

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



财经类高等学校
“十三五”通识教育规划教材

经典阅读与历史文化

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

柳岳梅◎主編

袁

敏

李桂奎

陳

芳◎參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 柳岳梅主编. -- 上海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7
财经类高等学校“十三五”通识教育规划教材·经典
阅读与历史文化
ISBN 978-7-5642-2929-0/F·2929

I. ①红… II. ①柳… III. ①《红楼梦》研究—高等
学校—教材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5174号

责任编辑 李志浩
书籍设计 张克瑶
封面题字 许全胜

HONGLOUMENG YU ZHONGGUO CHUJANTONG WENHUA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著 作 者: 柳岳梅 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邮编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3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编写说明】

本教材的使用者为非文史哲专业的本科生，为选修中国传统文化类通识教育课程提供导读参考。

一、编写缘起

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开设了“《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效教学时间为16周，每周2课时。教学目标是以《红楼梦》文本阅读为基础，为学生讲述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提高非文史哲专业本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高思考能力，为复合型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多元的知识储备。

选择《红楼梦》是因为该书在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等方面均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可以与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相媲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文学是艺术的最高形式，描绘人生万象是文学的意义，故文学乃是人学。王国维援引亚里士多德《诗论》关于悲剧对人类精神有净化和提升作用以及叔本华以悲剧为艺术最高境界的观

点来分析《红楼梦》在美学和伦理学上的至高价值。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认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除了优秀的文学性之外，成书于18世纪的《红楼梦》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于一体，内容宏富，包罗万象，享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之美誉。清人王希廉曾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官闺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悞，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 ”细读文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与风貌。从影响与传播来看，《红楼梦》泽被后世文学创作，影响至今。晚清以降，更因其语言典范、文化内容丰富而入选国文教材，甚至成为来华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读本。时至今日，《红楼梦》依然是语文教材选篇的来源，也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学习材料之一。从学生角度来看，喜欢《红楼梦》、渴望有细致的了解，这种学习热情在非文史哲专业背景的学生群体中还是比较高的，也形成了需求。但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较为明显的，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对《红楼梦》的接受源自影视剧居多，文本阅读较少；对故事情节感兴趣居多，对多元文化现象了解较少；

简单、对立的个人好恶心理较强,细致、理性的文学鉴赏意识较弱,由此在《红楼梦》文本接受上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缺少文本解读的能力,对于《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缺少客观、精准的思考。经过多轮授课,我们遴选一些学生不甚了解或者容易有阅读偏见的问题,吸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为“文本导读”型教材,期待学生在充分阅读《红楼梦》文本的基础上,在本教材的帮助下由兴趣型阅读走向文化型阅读,由感性喜好走向理性思考,并通过《红楼梦》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二、编写理念

“文本细读”是本教材的编写理念之一。“文本细读”是欧美文学批评常见的方法。其核心观念是将作家与作品分开,文本是自足的,不需要借助文本之外的信息来阐释。陈思和在《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一文中讨论了“文本细读”的必要性和方法,他认为:“对于美的感受和对于美的创造,则是人文精神的基础部分。阅读文学作品也是一种训练,训练读者对文学语言和文学美感的感受能力与把握能力,进而发现和洞见人性的丰富性,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丰富起来,滋润起来。”近年来“文本细读”理念在《红楼梦》的教学与研究中也颇为常见,海内外学者都有相关著述及实践。吴新雷在评析《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时说:“指导读者坐下来通读、细读,他则纯正地进行导读、导赏!他这部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循正去弊,回归文本。”本教材也强调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寻找理据和阐释的信息。胡适先生治学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对读者的阅读思考而言同样有意义,建立在细读文本基础上的“求证”有助于理性思考的形成。当然,依据文化特征及其生态环境而来的阅读分析也是极其必要的,惟兼容多元才能增强文学审美、文化认知的客观性。

众所周知，红学研究极为成熟，硕果丰富，充分借鉴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以求客观、准确是本教材编写理念之二。“编新”当由“述古”而来，如此，可以有源有流，恪守严谨，引领学生形成有理有据的思考意识。因此围绕教材遴选的问题，既要横向介绍大陆、港台及海外优秀的红学研究成果，又要纵向吸收几代红学人的代表观点。在此基础上，或丰富举证、或改变论述角度、或补充文献征引，将编者微薄的研究心得融入教材编写之中。

重视注释详尽和参考文献名目清晰是本教材的编写理念之三。除尊重既有学术研究的知识产权以外，我们更将其视为阅读延展空间，给学生补充学术信息，为其提供拓展阅读材料线索，使有研究意识、渴望深入学习本课程的学生有独立研修的方向和路径。

皇皇巨著如《红楼梦》，可讲述的内容何其多！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带领学生进入《红楼梦》，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文化有初步的理性思考，培养基本的审美素养和研究意识，而更完备的学术营养和更高水准的进步只能寄希望于学生以后的自修与深造而获得。

本教材所引原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以前八十回为主，这也是我们课程的统一用书。

感谢团队中为教材编写辛勤付出的龚敏老师（第二、三章）、李桂奎老师（第六、九章）、陈芳老师（第一章），拨冗出陈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写作，并担负文责。感谢上海财经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对本课程及教材编写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为教材出版做出的努力。

编者

2018年1月于沪上



目 录

编写说明 1

第一章 《红楼梦》中的“神话” 1

第一节 写实与神话二元合一的小说架构 1

第二节 女娲补天与顽石通灵 5

第三节 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 13

第四节 警幻仙子与太虚幻境、大观园 21

第二章 《红楼梦》中的“教育” 31

第一节 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 32

第二节 《红楼梦》里的学堂教育 38

第三节 贾宝玉的课外阅读 44

第四节 《红楼梦》里的女性教育 48

第三章 《红楼梦》中的“礼” 53

第一节 《红楼梦》中的祭祀礼仪 54

第二节 《红楼梦》中的节庆礼仪 56

第三节 《红楼梦》中的婚丧礼仪 61

第四节 《红楼梦》中的日常礼仪 65

第五节 《红楼梦》中的国家礼仪 67

第四章 从两组诗词看《红楼梦》中的“兼美” 71

第一节 从《咏白海棠》诗看钗、黛的自我书写 72

第二节 由《咏柳絮》词看钗、黛的生命观照 79

第三节 “美中不足”及“兼美”的多元认同 85

第五章 由贾宝玉看《红楼梦》中“爱”的多义性 93

第一节 Eros: 贾宝玉情感中的爱欲 94

第二节 Philo: 贾宝玉情感中的亲情和友情 100

第三节 Agape: 贾宝玉情感中的怜悯 105

第六章 《红楼梦》中的“祸福” 119

第一节 “祸福”观念穿行于《红楼梦》 119

第二节 《红楼梦》人物的“福祸”互变 123

第三节 《红楼梦》中的“福祸”宿命 125

第四节 《红楼梦》中的“祸福”辨证 128

第七章 《红楼梦》中的“治家” 133

第一节 王熙凤的“草根”才干 133

第二节	贾探春“理性”的治家才干	140
第三节	薛宝钗“文化”的治家才干	147
第八章《红楼梦》中的“茶事” 157		
第一节	红楼茶事的文学作用	157
第二节	红楼茶事与世家	164
第三节	红楼茶事与茶文化	170
第九章《红楼梦》中的“书画” 185		
第一节	《红楼梦》文本的书画植入	185
第二节	《红楼梦》所叙述的书画活动	191
第三节	《红楼梦》蕴涵的画家笔意	196
第十章《红楼梦》中的“园林” 205		
第一节	大观园缘起	206
第二节	园与人：大观园的文学作用	209
第三节	私人空间与人：大观园的文学作用	214
第四节	大观园与园林美学	219
第十一章《红楼梦》中的“戏曲” 231		
第一节	《红楼梦》中的“家班”	232
第二节	《红楼梦》中观戏的标准	239
第三节	《红楼梦》中戏迷的审美差异	243
参考文献 255		

第一章 《红楼梦》中的“神话”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讨论清代学术成就时说：“（其文学……）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①为何评价如此之高呢？《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的阐释差可作为此论的注解，认为《红楼梦》跟其他的中国小说不一样，它有很严谨的架构，代表着从说书人传统真正进入文人创作小说的成熟阶段。标志小说成熟的要件之一，即是它的形式。白先勇点明，“《红楼梦》在形式上，使用了神话与写实两种手法，可以说是一部巨作”，“这本书不拘于现实或写实，而是达到了哲学性的、神话性的层面；它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层，作者都能照顾得非常周全。”^②

第一节 写实与神话二元合一的小说架构

《红楼梦》在形式方面，于写实的世情小说表层结构之外，另有一神话寓言之深层体系超脱尘俗之上，辅之以预言谶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指引着俗世万境归空的终极命运。世俗情节展示红尘“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即贾

①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2页。

② 见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绪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府末世衰败、宝黛有缘无分、大观园女儿们青春消散和失去护佑的一出人世悲剧；而小说一头一尾呈现的神话叙事则把世情写实部分夹在神话框架中间，形成一个因果相连、无法分割的整体。虚幻与真实之分判不是绝对清晰的，这正是小说第一回、第五回太虚幻境牌坊对联所示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亦即《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之一。

《红楼梦》的神话情节主要出现在小说开头的第一、五回以及结尾的末回，首尾呼应。当然还有一些散落在行文各回中的“梦”、“幻”、“鬼”、“神”等非现实情节。很多初读者往往会跳过这些虚幻的神话部分，觉得与诗词谶语一样，即便略去不读也不会错过什么正经故事情节。神话叙事可能会遭受到初读时的冷遇，但也说明读者能明显分辨出写实抑或造虚从第一回开始就在《红楼梦》中奏出了双重乐音。作者一方面承袭女娲补天的远古神话，新造顽石通灵、幻化入世，甄士隐神游太虚幻境，绛珠草与神瑛侍者“木石前盟”、下世还泪，贾宝玉梦游幻境的虚幻神话；另一方面却又借石头之口表白：“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并通过首位读者空空道人之口抒发阅后感想：“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定偷盟之可比。”所称“不敢穿凿”、“实录其事”看似史家笔法而与神话叙事相互抵牾，但小说毕竟不是史书，这一点作者在第一回起始即明言：“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①。作者将人世经历比作“一番梦幻”，“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即《石头记》、《红楼梦》

① 此语见于庚、戚、蒙、列、辰、舒、杨诸本第一段“此开卷第一回也”至“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其中甲辰本为回前批，余本均为正文。此段与甲戌本凡例第五条略同，玩其文意应非正文，可视为回前批。

乃以作者（石头）入世受享红楼生涯为一大梦幻，小说中写这些日常生活的部分可以称为“造幻”，而新造的神话叙述部分亦不妨谓之“描真”、“写实”，因为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变幻无常而言，神话叙述则指向超越时空恒常不变之道，现实的无常是幻假，神话的永恒则为真实。英国作家奈保尔（Naipaul）曾说小说不只是讲故事，而是对真实的部分抛弃。小说其实是重新观察真实的方式。写实主义不应靠模仿，而应借创造而达到，这种创造，以人生为其素材，因想象力的求情才把这些素材从单调的事实性中赦免出来，转调到较高的阶段。因而，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哲学层面的先于文学作品的存在。《红楼梦》作者自然有其生活经验，有其“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然其“事迹原委”并不即是真实，而是真实的碎片，创作的素材，要经过作者心灵的回忆、酝酿加之想象，再“取其事体情理”，即按照事情该有的情理规则，加以整理、组织，这样叙述出来的“真实”方能体现于作品之中。

再来看女娲补天等虚幻性神话叙述，也并不完全是作者之虚构，作者只是利用国人耳濡目染的远古神话加以改造创新。这些古神话属于中华民族之集体心灵。神话故事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史书、笔记、诗歌、传说中记载甚多甚杂，后世经道教又流变出仙话，通过仙道信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西方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利用普雷斯科特（F. C. Prescott）的观点阐释神话与诗歌在发生学上的关联：“神话兼有一个理论的要素和一个艺术创造的要素。我们首先得到的印象就是它与诗歌的近亲关系。已经有人指出：‘古代神话，乃是现代诗歌靠着进化论者所谓的分化和特化过程而从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总体（mass）。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并强调：“在神话想象中，总是暗含有一种相信的活动。

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会失去它的根基。”^①曹雪芹以远古神话为材料进行新创，他的心灵也是相信并属于神话时代的，甚至可以推广到他那个时代的读者，都不会觉得神话叙述在整部《红楼梦》中有什么特异。进一步来说，按西方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说法“在心灵之外不存在自然或现实，艺术家不必为这种关系担心”^②，真不真实是心灵认定的问题，无论古神话抑或新造神话，都来自于集体心灵或诗人心灵，诗人自然可以视之为真实，即便是以写实为创作宗旨的现代小说，也早已发展到“心理写实”与“魔幻写实”的阶段^③，小说家将作品思想深度推至人类全体潜意识，超越所有时空的层面。如果说是造虚，只要是经过了作者语言文字的表达处理，连史书也未尝没有造虚，如果视为写实，神话故事也是描写集体心灵的真实。

因此，写实与造虚是“石头（神话、造虚）记（记录、写实）”、“红楼（写实）梦（造虚）”的一体两面、异形同构，小说中写实与造虚的双重声响却谱出了和谐乐章。正如太虚幻境门楼对联所示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小说主旨之一，也是融通此两种创作手法的绝佳解释。小说后续一众红楼儿女前定因果“清偿冤债”的现世情缘也借此拥有了宏大的背景，以及超越现实的深长意味。一往情深的情缘无从解释，只能归结于超现实的命运、神话。中国人讲“情”，跟“爱”又不一样，“情”好像是宇宙的一种原动力，一切的发生就靠这个“情”字，它比那个“爱”字深广幽微。曹雪芹是用一个宇宙性、神话性的东西来说这个“情”字。

① 见（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② 转引自（美）勒内·韦勒克著、罗钢等译：《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

③ 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也已将小说现实主义之真实境层概括为控构的真实、世俗的真实、生命的真实、灵魂的真实四个层面。

第二节 女娲补天与顽石通灵

小说开篇作者自譬顽石，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而这“石头”之记是借用女娲神话题材进行的再创作，说的是女娲炼石补天时遗下一石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无缘补天，却已通灵性，听闻一僧一道二仙谈说红尘中荣华富贵，遂求得幻形为一块镌字清晰、五彩晶莹的美玉，由神瑛侍者转世的贾宝玉口衔诞生，同在“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后又以石头之态返回大荒。它将历劫见证的悲欢离合、红楼梦幻写满石身，说服空空道人抄录传世，此即《石头记》之由来。

“神话由女娲炼石补天说起”，自有作者宏伟博大的用意，“女娲是中国的地母，大地之母（mother earth），她用泥土造人的。这本书从女性开始，用一种尊敬的态度来写女性，整本书女性的地位这么重要，在中国小说里面是少有的”。^①同样以女娲为自己的“故事”开头的，还有鲁迅先生，他于1922年所著《故事新编》之第一篇，即为《补天》（原题《不周山》）。先生自云：动手写此，心情是很认真的，目的是取这个神话为题材，“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

起于女娲，而非止于女娲。曹雪芹巧妙借用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继而新造出通灵顽石“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在开篇即形成一个笼罩全书的寓言：“石→玉→石”的圆形轨迹，环在内的是“万境归空”的人世遭遇。这个神话，完

① 见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第一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49页。

成了所谓“原型回归”的神话结构，也将表意提升到超拔、深邃的境界，还让读者不禁深思：几世几劫之前，天地如何起源？谁开辟鸿蒙？谁冥冥中定下了后世红楼儿女的命运？石头的世俗幻象贾宝玉的生命历程是否也和石头合一？

“万境归空”和“云空未必空”如何成为矛盾的统一？

中国传统上认为未有人类之前尚有天地无形之时，世界混沌一片，自然的元气叫鸿蒙，如《淮南子·精神训》云：“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芑漠闵，溷濛鸿洞，莫知其门。”小说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听新制《红楼梦》曲，“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警幻仙子借曲文向“个中人”（宝玉、石头、作者、观者）发问，开天辟地创世以来，浊世滔滔，人心滚滚，谁可谓深情种子？谁能终其一生，至情至性，将情视为生之最贵？脂砚斋甲戌本侧批答曰：“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脂砚斋又曾透露情榜中“宝玉情不情”，因此，作者、石头、宝玉三位一体，皆是“情种”。引子所言“情种”、“情浓”及脂批所谓“情不情”，除了至死不渝、生死相随的男女深切情意外，还包括了对所有美好甚或不美好的人世之人、事、物的欣赏、包容与悲悯之情。天地始前是一团混沌，之后方有“天地剖判”、“开辟鸿蒙”的关键时刻，所有能量、因缘都在那刻储备下，开始流转。而《红楼梦》将“情”作为天地初始时即饱含能量的存在，种子般留根、绵延生命，“情”即是生命根源，能量钟毓之人便为“情种”。

作者将这种包容与慈悲之“情”提升到天地开创之时的原始能量，而这种能量的代表者即大母神一般的女娲，她是我们文化中的救世神。《列子·汤问》载：“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缺，断鼇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